

近思錄講義

——為學篇

袁嘉鸚前人



第四條 第三節

人之情各有所蔽，故不能適道，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，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，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，今以惡外物之心，而求照無物之地，是反鑑而索照也。易曰：「艮其背，不獲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見其人」孟子亦曰：「所惡於智者，為其鑿也。」與其非外而是內，不若內外之兩忘了，兩忘則澄然無事矣，無事則定，定則明，明則尚，何應物之為累哉！

人之情各有所蔽，謂多數學道之士，都有一個共通的缺點，由於這些缺點之存在，因而形成了學道過程中之障礙，而未能有所成就，故曰不能適道，至其根本之原因，大致都在於自私心在作祟，如私於為財，私於為色，甚而私於為本人之名望、地位、權力等等，既私心用事，則就得處處用智，卻用的是小聰明為智，厚己而薄人，又做些有為之功德，以為應付事跡上之表現，諸如慈善事業之推行，或者捨財以培德，或做些義工以濟人，諸如此類善行

義舉，實在無不爲己欲在鋪路、在設想，那能算是無相之功德？如是用智，自與明覺自然之本性扯不上關係，故曰，今以惡外物之心，而求照無物之地，是反鑑而索照也。無物之地，是指吾人無形之本性，言如是修者，錯用其心，而作反方向在處事，當然不可得自然之眞善美，簡言之，如是之所謂修道，是不可能有所成就即明心見性的。反鑑而索照，謂猶之手持著鏡子的反面，想照出自我本來面目的一樣之昏昧無知呢，乃引用易經艮卦：「艮其背，不獲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見其人。」

☶ 艮，止也，卦象一陽止於二陰之上，陽自下升極上而止，其象爲山，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，亦止於極而不能再進之義。又艮之卦，山上有山，亦顯示其凝固而有所止，以學道而言，在人事上如思不出其位，行不越其分，應本乎艮。

艮其背不獲其身，背之意，是指我人內心之深處，不獲其身者，謂不可只爲自身之利益著相，換言之，就是要掃去「我相」。又行其庭不見其人者，庭，指外界廣眾之人際關係，即大庭廣眾之間，不見其人，是要掃去人相也，人我兩忘，心不自私，則明覺自然現前。

又引孟子：「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。」孟子離婁下，鑿木之工具叫做鑿，在此牽強附會，不求合理而善用小聰明之謂。

心性之學，本無內外之分，今非外而是內，「外」，指外物，「內」，指內心，那末學者何如內外兩忘，即無人相，無我相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則澄然無事矣，「澄」，清靜也，無事則心念定，心定則意志明，明則尙、則又何應物之爲累哉。

第四條 第四節

聖人之喜，以物之當喜；聖人之怒，以物之當怒，是聖人之喜怒，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。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，烏得從外者爲非，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，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，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！夫人之情，易發而難制者，惟怒爲甚，弟能於怒時，遽忘其怒，而觀理之是非，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，而於道亦思過半矣！

聖人之德，雖然程度甚深，異乎常人，所謂出類拔萃，然而聖人時亦有七情之動於心，以物之當喜，以物之當怒，是言其喜怒之動

機是肇因於外物之相接而發生的，在此之物，是指吾人之自然環境上的所見所聞而言，古人說：「無境無心無分別，了了虛空露金身」。由於一般人大都逐境而生心，心隨境轉，若欲無境，先滅其心，心滅則境空，境空則無心，如不滅心，而境不能除，則喜怒之情生矣，故萬法唯心，心無所染，無所得，則心靜矣。

吾人身處後天，即莫不在後天環境之中，於是看就有看的環境，聽有聽的環境，口貪好吃，則有口的環境，我看好的花，則就有花的環境，學者如能除卻心中之環境，去之以後，心才空，心空則喜怒何由而生，於是而空空如也矣。

談到物，如孟子曰物交物則亂之而已矣，上物字指吾人之五官，如眼、耳、鼻、舌等，在道則曰有，在佛叫做色，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等，然知諸行無常，昔漢武帝時，李延年推薦其妹，在為武帝起舞時唱了一首：

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，
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，
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。

李夫人很年青時就因病去世。當她病危時，把自己的畫像掛在甘泉宮，武帝親臨病榻，

想見她最後一面，但她用棉被蒙住頭，怎麼說也不肯讓武帝見她病魔折磨得不堪入目的臉，她深深體會出男士愛女子，只是愛女子的容貌之好而已，是自古皆然的冷酷之事實，她對姐妹們說：「我以容貌之好，得從微賤愛幸於上，夫以色事人，色衰而愛弛，愛弛則恩絕，上所以戀顧吾者，乃以平生容貌也，今見我毀壞，顏色非故，必畏惡吐棄我，意尚肯追思閱錄其兄弟哉。」

她未讓武帝見到死前難看的臉，讓武帝的記憶中永遠保留看當年「傾國傾城」容貌，此正所謂世是諸行無常，色，自然亦不例外的。吾人在七情之中，最為容易發動而難以克制的，惟怒為甚，因此在佛家阿含經有偈曰：

人當莫嗔恚 見嗔莫嗔報
於惡莫生惡 當破壞慢慢
不嗔亦不害 名住賢聖眾
惡罪起嗔恚 堅住如石山
盛嗔恚能持 如制逸馬車
我說善御士 非謂執繩者

其偈之大意謂，做人不可隨便向人發怒，「人當莫嗔恚」、「見嗔莫嗔報」謂假如你偶然受到他人無理之發嗔時，「於惡莫生惡」也

切忌以疾言厲色，向對方作報復。「當破壞慢慢」謂當用若無其事態度以應對之就行了。你要知道：「不嗔亦不害」謂你沒有用嗔心以對付對方，則你修養上已很有進步了，而且也不會得到他人的再度惡意加害呢。同時你的賢名也為眾所周知了，須知「惡罪起嗔恚」指出了一個人的重大罪過都是從嗔恚而起的。「堅住如石山」所以學道嗎必須堅守住這一嗔恚之陣線，猶如堅守住如石山，無論如何輕易不發

怒的。如果你能修持到「盛嗔恚能持」、「如制逸馬車」，就好比一個最優秀的駕馬車之士了。這並非真的說你是一位善於駕車者，我說「善御士」，不過以此形容而已吧了。「非謂執繩者。」

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，而觀理之是非，謂但怒能合理、合宜未嘗是錯，文王一怒而天下安，便是一例。

